詩纘緒

五

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
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
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

此篇本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然傳於首章不言文

王之德而言其神蓋首言文王既沒而如在故知其
專以神言然神亦德也有是德則有是神言神則德
在其中矣新謂成王初嗣位而新受命即伊尹稱嗣
王新服厥命之新顯者昭之極至時謂新於此時又
言不顯不時者申詠上文以覆説下文文王也天以
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天與帝非有二文王與天帝亦
非有二故於昭言其全體之昭著陟降言其妙用之
流行於昭于天言其與天並明陟降帝側言其與帝

次章至五章皆詠文王之德分為二節各以文王起
辭先言亹亹後言穆穆先言令聞不已後言不已其
敬者言之序也不言純亦不已而言其若有所勉不
言其敬不已而言不已其敬蓋後章將戒成王故此
先寓文王可法之意為之張本非文王真有所勉而
猶待於緝熙也文王孫子成王與焉見上章命新命
時當指成王可知
二章從文王存時之德順說到令三章承二章末語

從令日逆說歸文王存時事思皇多士以下言文王
存時得人之盛是以周士傳世之顯如此次章以下
皆說文王之德不復語其神矣克生謂能用之使不
徒生夫然後謂之能生也此以二章為一節觀前以
文王起辭此承用前末語可見後二章倣此
文王之德莫盛於敬故以於字嘆之假哉天命有商
孫子是順說下文逆說後章又順說與前二章相似
反覆咏嘆也

文之妙亦大雅大篇長章之一體也
六章言無念爾祖惟在於修德前後無非言文王之
德然不說出至此方說一德字蓋特為成王言之見
我之德即文王之德不待他求故下言永言配命即
修德之功自求多福即修德之效永言則不息矣配
命則無間矣命則天之與我而我所以為德者德之
本也配命則德既成而即文王矣多福則福在我而
無殷禍矣修德之本效二語盡之可謂簡而要矣非

周公孰能之法文王以自修監殷道以自省亦承前章周興殷亡之意而反覆丁寧之也

無遏爾躬承上求福而言遏絶天命皆由我以致之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宣昭義問承上配命而言能修其德則有以宣昭其善譽矣德之不修義問何有而欲宣昭之乎虞殷自天承上鑒殷而言雖能宣昭義問又當度殷而折之於天其曰自天葢將轉歸天與文王也此篇首言文王之神如在而與天

而推本王季以及文王者實欲推本文王以及武王也又前篇既專述文王故此篇惟重在於武王歟前篇呼王蓋臣明見戒詞此篇戒意寓於首章

翼翼恭慎恭見乎外慎主乎中兼內外言昭事上帝顯然事帝於動静作止語黙之間文王有事君之小心即事上帝之小心也懷言福自來或謂懷即予懷明德之懷言帝自懷與之受言方國自來已不拒之即歸斯受之之受

次章承首章之起語即述大任以及文王三章則專述文王之德至四章再從天命說起益將陳武王而先推本文王也洽陽渭涘言周京之盛如碩人言齊地廣大韓奕言韓土孔樂也俔天之妹言大姒德自然而生即貴也文定厥祥言文王之昏禮極備也大姒生有德而昏盡禮故曰不顯其光言德禮之光也又意此時王季為文王娶六禮甚盛故詩人特以是咏之觀造舟後為天子制則其禮盛可知又夫婦人

其始會朝清明如沈霾忽開而覩白日如炎埃忽散而挹清風其形容即時頓異之氣有大定一語所不能盡者以武王成功如此其大一篇序事如此其詳而終以一語凡反商之政代商之治皆可即是而推可謂極簡要而善形容矣且不特此也是詩用一字形容如曰昭曰篤曰燮曰肆用二字形容如曰明明曰赫赫曰鷹揚用一語形容於殷紂曰天位殷適於文王曰小心翼翼翼翼於大任曰維德之行於大姒曰俔

天之妹於武王曰無貳爾心而以會朝一語結全篇之意皆可玩味傳謂末章所以終首章之意又云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以此論之則詩必有體文必有法烏可以是為末而不論哉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

立凡十三迺字自有次序非泛言之採之一章獨無
乃字見是承上而二章相連明矣
末二章乃一篇之歸宿故以肆字起辭又以見後大
之意前皆述大王事至此方詠其德然只以混夷一
事言之所以為善詠德也言大王不能絶人之見怒
但能不廢已之自修卒致文王之時歧下繁盛而混
夷奔竄矣混夷之服本文王時事詩人欲言大王積德之
效故推本而歸之大王焉四矣字所以深嘆其效也

左右趣之矣左右使令之人固無不於此乎趣向左右輔弼之人又無不於此乎趣向也

左右言無方也首次二章皆言濟濟辟王左右而其一則泛言人心歸向之一則特言人中之賢士歸向之詞語相疊意義相足與前篇縮版棫之二章之體相似又前後皆興此獨賦可見

三章之興與前章之賦體雖不同而下文文意相對與湛露後二章之體相似葢言居而奉祭則賢士歸

向出有所往則六師歸向三章蓋一意相通
後二章言文王之德化政治能使天下四方之人自
歸向之非止國之髦士師衆也故此章託興於天而
聖人所作可知矣周王有聖德又有壽考聖人在位
日久如之何而不作人非以其在位久而後能也追
琢金玉託興又變其體蓋以一物析為二句橫作四
截追琢金玉以興勉勉其章其相以興綱紀又當先
言金玉而乃先言追琢者所以為興勉勉也我王有

可見此章為得福之本故此章不言福惟託興專以形容德化之妙焉輔氏謂斂福錫民則非傳承上章之旨矣三章言豈弟而不言福四章言介福而不言豈弟以是推之則第五章亦當承上章言享祀之福神勞之矣又前後皆興惟第四章居中獨為賦葢二章一意相通詩有二章意連有三章意連者惟大雅篇有此體不可以常例論也首章末章皆子貢答子禽之意首末相應而末兼興纏固不已所以為結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詩有一句引起次句入題者此詩首句推本大任次句即說文王雖言文王之母然提出文王即是此詩之綱領矣下言周姜大姒亦為文王言之故後章不

大王之德莫大於遷岐故凡詠大王惟以遷岐為言
大王之遷岐也天以其有明德而遷之也凡不得已
而遷者莫難於固而大王内外之治如此是遷之者
所以固之也上文八句只言芟除草木而始遷漸盛
漸廣之意具見此善詠也而大王既受而能固者自
有其實矣必及立配者國之本在家又遷岐姜女實
來又詩人欲為後大伯王季張本大明思齊皆然傳
言成王業者通後章言也

因孝友之德而益修之即所以篤其慶矣所謂錫之光者亦非別有以為之光也能篤其慶即所以彰其凡之讓矣篤慶錫光皆不在因心之外也

四章專詠王季之德謂王季心能制義而事得其宜德能致譽而人無間言故治國而有此六者之德皆因心之所推修德之所致也王此大邦追稱之也維此王季一語兩章重見前由大王轉入王季此反由王季轉入文王皆於章半承上起下與文王蓋臣大

明武王同一機軸也

此下二章承上章文德靡悔之意止以文王二事言之詠德之法也章首以二帝謂對舉起辭真若上帝親與文王言真若文王周旋唯諾面受帝語者以見天與文王為一文王與帝無間與前帝遷帝省帝度之意迴異葢前述賢君事功此詠聖人德業也密人不恭為可怒文王因其可怒而怒之文王之怒得性情之正故首言文王無人欲獨能於天理先知先覺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詩美武王纘三王之緒故首稱文武次説三王下復歸武王見詩為武王作也

王配于京繼其位也世德作求繼其德也求德為配京之本原配命為求德之極至而成孚則求德配命之明效也求德貴於興起不興起則不能有為配命貴於永言不永言則不能終合暫合暫得皆為不永者言之

武王纘三后之緒約言之則維孝而已前二章其言

世傳言武王之道道謂孝道言武王之孝可傳於來世來世而能繼祖武以行此孝道于萬年則此萬年可以受福也於字承上斯字起下於字傳無音只當如字也

來世受天之祜而四方皆來朝賀于萬年則此萬年豈不有助於國家乎四方來賀即孝經所謂明王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懽心者言孝道不特可傳子孫于無窮亦可感人心于無窮也此孝道之極效為子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接上章眉字言然下復言福者葢必君先有福而後有賢子孫故此將言眉而復言福以終上章祚字之意

釐爾女士謂天與爾女子之有士行者為孝子之配又生賢子孫則君之福無窮矣故言此以終上章眉字之意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禄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

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
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
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
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

陳亢意也干祿而得百福故子孫既多而且賢千億
多也自穆穆至羣匹賢也既有穆穆皇皇之德又必
率由乎舊章正孟子徒善不足以為政之意然太過
則愆違不及則遺忘無過不及適合乎中斯得率由
舊章之道矣
既有穆穆皇皇之德故此惟以抑抑秩秩德之見乎
外者言之舉外以見内也既有威儀聲譽又必率由
羣賢即舜兢業無曠庶官之意然私恣因人而生私

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
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
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
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
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
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之助而已德可成則四方以之為綱非止取則而已

綱有維持固結之意

賢人瑞世之鳯凰也當是之時鳯鳥適至成王所親

見藹藹多士又成王所素有以所親見之鳯凰喻所

素有之吉士託興至為親切且其言鳯凰之集止於

下而賢人上媚天子鳯凰上傳於天而賢人下媚庶

人上下前後抑揚交互以見賢人無不可用其託興

尤有微意葢士患不多多患不吉吉患不用用患不

亦在左右則託興於菶萋雝喈之梧鳳而措意於庶多閑馳之車馬固可以心領神會超然而得之矣故言不盡意意不盡言詘然而止即述矢詩賡歌之意以結之矢詩不多自謙之辭又以見所陳如前非有他說欲成王之思之也遂歌與首章來歌相應見此詩為賡歌而作其有起有結尤為明白謂詩無法豈其然乎

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此必同列有惑於詭隨者蓋詭隨之人乃無良無畏惛怓繾綣而欲為寇虐者為之人多以其柔順善從而喜之不知其行詭隨之道實有寇虐之心也故寇

志而變其所守者歟

敬慎則詭隨無所施近有德則詭隨遠矣此教以勿縱詭隨老成忠厚之心也

寇虐不知明命而不畏雖民皆受害已自作慝而正道猶存其害尚小若詭隨之積使正道敗壞敗壞之積至於全反則有大可憂者矣故女雖小子而所為關係甚大則我述王意以相諫亦不得不大矣蓋詭與正相反小與大相對詭隨不已必致正反小休難

望必致大敗此老成所以憂也謂之大諫者非特為同列也為王也為國天下也故前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為王休終又推原王之本心而託以告蓋王雖無道而其相愛之本心豈欲女縱詭隨以敗國家哉文武君臣以德化政治平天下大雅諸詩以其大體言之其後衰微君臣之所為不一皆不與治同道故民勞諸詩亦以其大體言之周之興也君聖臣賢而其得人也盛君仁臣忠而其為謀也敬及其衰也君

昏而臣詭隨矣君臣自聖而謀不遠矣方其治也天命人歸而天下和平及其亂也民勞民怨而帝疾威矣此其相反者其大體皆如此至其所以救則惟惠民敬天而鑒殷終不出於大雅之正道此又小雅之所未備者也故即此而論二雅之正變大小豈不尤可歎乎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
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
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
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
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

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出話不合理則為謀無遠慮皆由不法往聖而心無依據不出誠實而心皆欺罔此謀所以未遠也為猶未遠總合上文而與卒癉相對易不為未者將諫而欲其從言能從而猶可遠也大諫說見篇末

憲憲者欣欣然踴躍而喜事泄泄者沓沓然怠緩而

發事不過於動則不及而息此出話為猶所以不然
不遠也參合聖道而不乖謂之輯紬繹義理而可悅
謂之懌辭能如是而依於聖本於誠則民無不定無
不合矣無然者戒其不可為輯懌者教以所當為
前章言其不善謀此下三章言其不聽人之善謀言
我以同寮情義之厚而從爾謀爾既不聽而又笑之
然猶不責之而戒之又舉先民之言謙巳而冀其從
焉忠厚之意也

四章言不特見笑而且見詭不一則棄善人侮老成
而憂愈甚矣故直言以戒之然小子本指此人而若
泛言自稱老夫而又曰耄忠厚之詞也多字對首章
末字未猶可也多則去道遠而禍愈近矣故下文言
禍將及身後章則言禍及於民
五章傳謂戒小人愚謂前後皆戒同列不應此忽戒
小人只當以戒同列夸謂大言而為夸誕毗謂卑論
而為附會惟靡聖不實故如此憲憲泄泄嚻嚻詭詭

親以見疏也維城賅藩垣屏翰舉大以包小也此即中庸九經之目帝堯俊德九族百姓萬邦之序也無自無俾無獨無敢皆戒辭

難蹶虐憯以天意言牖民明旦以天道言語天意而每章必以無戒之其意已諄切矣至末章而總言之謂天難天憯之時憲憲謔謔而無能禁止固將見絕於天矣若當天怒天變之時而有所不敢則亦可謂之畏矣然而未也蓋天怒而不敢則不怒而敢矣豈

得為能敬哉故欲敬天者當知天之聰明無所不及必其出入起居動靜隱顯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斯可謂之能敬矣蓋天之怒渝者其變也明旦者其常也果能於出王游衍之常一無所忽則雖怒渝之變必無不敬矣豈特無敢戲豫馳驅而已哉詩人論敬天之功至於此可謂極至矣非深知聖人之學者能是乎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
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
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
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
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

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
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
天仁而曰疾威天命之理至善而曰多辟有物必有
則而曰匪諶故知其為怨天之辭然曰有初鮮終者
性習也習乃人為之而非天也以此自解固足以解

其怨天之意而不能不致怨於人矣含蓄其意而不發故此章不言其君而止言民泛言其理而不言其事所以為詩之首章葢優柔不迫尤得刺之體次章而下本刺厲王而借紂為喻與首章全若不相涉者然味其間莫非有初鮮終之意以見厲王之無道乃其自為而非天故曰女興是力曰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皆此意又一詩之血脉也其借紂為喻者以厲王暴虐不可以正諫也厲王惡與紂同然

民怨近喪此言大命以傾則國必亡矣可不慎乎
厲王之心以天下未亂已可以自肆故益為暴虐而
不知巳乃本也本撥則枝葉隨之而顛沛矣夏殷之
亡政如此故詩人先發其立心之病而後告以藥病
之方使知立本之道無他惟在監殷而已矣此雖至
理之言而深中厲王之病尤切厲王之身雖極譏刺
而并寓教戒愛君忠國之心也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

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
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
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靡哲不愚者盖生禀過人而所為迷謬用聰明為不
善者也庶人之愚乃禀賦之偏謂此為愚不足為怪

所以為詩之首章也大抵詩之首章泛論起辭而中含本意亦首章之體也

次章承首章維德之意言反戾其常者欲復其性則用功當如是也故章首四句亦只泛說道德下文方言行道德之工夫故傳以故必二字言之人道原於天而德得於已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非有二致也以烈文之詩參之疑首四句有成說故引之以起論歟謀猶道德之施於人者威儀道德之發於已

者訏定以盡治人之政敬慎以盡治已之功覆接上
文故先政後德又武公有國者也故其言如此訓順
道德自然之效民則修為所致之驗及其成功而一
者也
三章方是入題其在于今武公反已而自述其過也
謂已所以迷亂顛覆者皆原于酒而湛酒也雖惟湛
樂之從而弗念厥紹然不求先王而能執明法乎蓋
明法傳之先君本之先王即已所當紹者也弗念則

弗求弗求則所執非明法而可弗念乎弗求故政迷亂弗念故德顛覆顛覆本於湛酒武公可謂知過之原矣故言已之德政與訏謨敬慎之相反者而曰興尚也謂今猶如此乎所以見其為悔也先政後德者順上文也又有國者也

肆故也今也繼事之辭也言今湛酒顛覆非天所尚如彼泉流急宜治之毋使淪陷而相與以亡言知悔則當速改也是以為政之道當由内而外由近而遠

由小而大由處常而應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可也
皆為人戒已之辭此章專言政與訏謨相應
承上章言政既無不備又當定民守法以戒不虞不
可以政既備而怠慢也欲戒不虞尤當修德蓋謹言
慎儀皆修德之事而出言尤所當謹故取喻于白圭
而深致其戒焉此於章内承上起下終前為政之說
發下修德之端詩有此體也
六章專言慎言而并及其效

七章專言修德之功夫言敬其儀而修之於外者既常戒懼自省惟恐有過矣尤必於不睹不聞之地而致其戒謹恐懼則修德工夫極致矣尚庶幾也無禁止也皆為他人命巳之辭觀傳三當字可見下章乃言其效

上文修德之工夫極矣此言為德而使之盡善盡美慎止而不愆于儀不差于理不害于義則民之法之真如投桃報李之必然矣此極言修德之效下文微

恭亦既有其基矣況悔過之始又用功之一初也然年既耆艾其教我者誰與故為他人之辭以聽言從違不同智愚相遠者告巳使自審其所處蓋雖泛言而實自道武公欲卿以下交戒之意於此尤見

聽言之患有二焉有能聽而未知善否者有昏亂而不聽人之言者十章與下章分言之言能聽而未知臧否者亦有二焉有氣質愚下而不知者有志氣盈滿自以為知而實不知者故歎息而告之謂爾未知

知而愈戒也曰盈曰耄皆所以自警也我生者命已者自謂也

上章分言聽者末章極言不聽言之禍言聽我之謀則猶可以無悔况天運方艱吾言易從而天道不差若不聽吾言而回遹其德則民大病而必亡矣不特終前聽言且深自提省當從卿以下交戒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

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
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
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憂心慇慇念我
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
痻孔棘我圉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
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
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

章三章所言皆作詩者自述可知矣

作詩者言王豈不為謀為𠁁然我親見天下之亂邊圉之削矣今告王以憂恤誨王以序爵宜必見用如濯熱而王不能用則將相與陷溺耳後二章言憂恤後六章言序爵

此與下章言憂恤之事世亂則賢人隱令賢者以世亂皆願為農而不願仕是王無賢也

此言中國之人既危且極無旅力以念天禍是王無

民也無賢無民豈非所當憂恤者乎故此二章皆申
告以憂恤之事傳疑此詩作於共和之後蓋以滅我
為已滅也愚謂立王指厲王共和不可言立王共和
之後為宣王無如此之亂蓋滅謂將滅也傳於喪亂
蔑資言國將危亡則此滅為將滅亦未嘗不可蓋詩
人憂之之辭也前國泯民燼亦然
自八章至我悖凡六章皆申言序爵之事此與下二
章言王不能擇相朋友又背義用事者又昧於理既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十六　　元　劉玉汝　撰

大雅四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

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首章不言旱惟先舉天象之為旱徵者言之起語法也此詩惟此二句為詩人之辭王曰以下至篇末則皆詩人述王訴天之辭必述王言者言心聲也舉其言則尤可以見其心此正詩人用意善詠也何享令之人而天降饑饉見王此憂為旱災之故見王素憂

民故遇烖而懼見王言民何辜則罪在已此四句兼
蓄數意而一篇大旨皆不出此作詩有綱領此篇尤
可見靡神不舉亦以總後章反覆申言皆見宣王憂
意
二章而下始言旱每章各以旱甚起辭見王憂旱切
切之心此篇言神皆尊天親祖然後及羣神故首章
既以神統言此下申言即先郊後宫以尊親為序至
下先稷後帝以尊親為序蓋郊承前言天順説稷承

七章言不特已憂百官為救旱之故不暇他務諸事紀綱為之廢弛此以事言鞫疚而下皆以心言上下憂民之心如此然猶不敢自謂可免也故呼天而問焉曰如何而聊賴乎可見憂之至矣

末章起語變文以結嘒星與首章雲漢意同此則為宣王之辭也庶正羣臣也羣臣皆為民憂儻得雨以安民則羣臣安矣然而不可必也故又呼天而訴之其憂之甚如此見宣王憂民之心無已也無棄者無

禁止也宣王自述其戒羣臣之辭也
周以荒政十二救萬民今宣王遇災而懼詩人不述其救民之政而徒述其事神之事何也曰不修其政而聽於神古人不為也況宣王中興有志復古而有是哉蓋雲漢專述宣王憂民之心而人之心尤於事神而見其誠故特舉事神以見宣王之心又況心者政之所由出古之為政者必先民而後神舉事神之心而先民之政可知矣此所以不言其政而言其心

且不獨此也於羣臣而亦以其言故曰無不能止蓋宣王之心在民羣臣體王之心以憂民憂故舉羣臣憂民之心而宣王之心可見矣然詩人不為巳辭以美之而乃述王之言蓋以巳之言述人之心不若即其人之言尤可以盡其心之精微凡此皆詩人善詠之妙不可不知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

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

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山川靈氣降生賢俊而嶽又山之最尊者舉大嶽詠賢臣辭事既稱而申伯先世世奉嶽祀以嶽起辭於申尤切故此詩此起非泛論也傳謂甫甫侯也則甫國侯爵也又云即穆王所命者如此則古人也又云宣王時人如此則與申伯同時人也然傳先言古人

功可傳於後世也此詩言王將封申伯而先定其居
宅然上纉其事中式于時下傳子孫宣王分封始終
大意可以見矣
三章提起王命重述爲式而并及賜命已見宣王尊
敬勤厚之端而下先言作城授田者蓋邑有居田有
賦然後家人就國而各有安養也功兼定宅作城徹
田而言總舉前功以發揚後說蓋前止言其定宅作
城此下將言王錫遣餞行之盛故此極形容其城新

居邃召伯告成而後王錫遣也
錫遣同一事而異章故長篇有章斷語連者我圖爾
居四句王命申伯之辭不可盡述故後二句止述其
意此述言之法也保兼世執式是言
邁謂離岐還謂還鎬蓋先已營謝而王猶留之至錫
遣則離岐而信行矣故王餞之于郿既餞而王又留
之故傳曰數留至是還鎬而南行則誠將歸謝矣其
信邁也王親至郿而餞之其誠歸也王命召伯斂賦

其德次畧舉德此說其詳惟其有是德故有是聞惟其有是聞故詩辭孔碩而聲肆好見德業詩歌事辭俱稱凡作詩贈人必其德足稱詩詩足紀德乃可見自稱其名自美其詩明舉其人則人知其詩非苟作而可以誦詠興起亦所以增其人之重也後詩烝民亦然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
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

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

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
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
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
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
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

業之重而王任倚之深也此王親命之辭意而必備述之者亦所以為韓侯先也

次章言韓侯始來入覲之禮無違既覲而宣王錫予之物甚厚覲禮始末此章方見蓋詩人以王命為重故于首章先言之至此乃備其始末也淑旂與玄衮對言旂章衣服也簟茀與鉤膺對言車馬也鞹鞃二句又言車馬參錯重複以見其盛詩有此體初無別義也

慶既令居韓姞燕譽者喜韓侯有此善居韓姞居之而安樂也上章言韓侯取妻得婚姻之正此章言韓姞歸韓得内助之樂韓侯有以正家矣家正而後可以正國故末章乃言治國之事

韓國完大之城郭昔者召公之所營者先祖之所居也因韓國之土城而為百蠻之長者先祖之所受也令王又因其先祖長百蠻之故錫以追貊之地使奄有北方之國而為之長大其土宇重其職任而恩寵

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
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水盛之時武夫順流而下不安徐而銳進者為
淮夷叛而來求其服也登陸出車旗旐精整而亦不
安徐而銳進者為淮夷叛而陳兵伐之也水陸繼進
兵行神速意欲疾行深入出其不意使淮夷破膽而
不及謀則自來歸服爾此召公用兵之法詩人即其

靡有鬪爭則王之心烏得不安乎輔氏曰宣王以天
下為心而召公能以王之心為心斯言得之矣
淮夷既平即江漢之滸而命召虎使之闢四方之侵
地正我周之徹法且謂非欲病民非欲急民惟欲其
來取法于王國而召公復能體王之心遂疆理之至
於南海而徹法之行遠矣蓋淮夷既平用餘威以復
侵地侵地既復而徹法即行事體相因故乘機順勢
遍治其事而一時皆畢大臣立功不苟安于小成如

鑿矣

四章述宣王初命穆公初伐時策命之詞欲其來旬來宣而以文武召公爲言者以召公佐文武之事業勉穆公固足感發況召公嘗布教於南國使江漢純被文王之化於穆公旬宣江漢之事尤爲親切既以世績相勉復以新功相期宣王可謂善命矣

五章述淮夷既平之後策命之詞爵人于廟常典也此往岐周文王之廟從乃祖受命文王之所者蓋昔

者召公布教江漢而受命於此穆公復能成功江漢而受命於此表而章之所以為寵異非同時諸人所能有也宣王又可謂善賞矣而詩人述之必以此亦可謂之善詠矣白韻不叶者四句一韻田與年叶與生民歆今叶同

天子萬年穆公受策命時報謝語也天子萬壽穆公所勒廟器上祝禱語也明明天子美之也令聞不已進之也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勸之也既勒器以祝君

又進言以勸君召公愛君之忠也或謂末四句勒銘語非也　此篇備見伐淮夷之始終然篇内叙征伐之事畧述典禮之節詳盖伐淮此舉宣王初意非專尚武穆公成功不勞餘力故句宣之意策命之辭賚賜之典對揚之禮雍容詳雅而以召公勉王文德之說結之盖大雅詩敘中興君臣武功文事之美莫此詩為全備也然序事之法當先王命次江漢次及釐錫令乃先敘用兵功成然後從初及終而言之盖詩

人欲以策命及對揚一類順說故首見武功之盛然
後再起以敘本末而終之以文德於是中興之氣象
煥然矣蓋又詩之一體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
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
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

次章詔内史命司馬使之陳行列而戒師旅循淮浦而省徐土者非欲留處于彼特欲成就農事而已言雖用兵以伐夷實暫駐以省耕也盖淮夷作亂徐土廢農故首言惠言省而惟以三事為言則宣王用兵之本心可知而為將士者又豈縱兵以病農哉于大將則親命于司馬則使内史命之合乎禮矣命大將則舉其要命司馬則致其詳得其義矣觀此則宣王之敬戒可知此二章惟述宣王命將誓戒之辭詩人

首敘王命大將次及裨將下章乃述王親征敘事之法也
三章首復用雙疊字以起宣王親征之意王者之師日行三十里不疾不徐徐徐方已連絡騷動及震而驚之如雷霆之迅則徐方為之震驚矣不疾不徐正也震之如雷奇也
徐方震驚而猶不服則奮其武怒進其虎臣厚集其陣以出就執醜虜而還則王師勝矣奮進而不輕即

瘵以比蟊賊罪罟靡届靡瘳皆以瘵疾比之謂無届
止之勢亦無痊愈之期言天之不寧也久其降亂也
大故人之受病也深
説赦文也二章申言蟊賊罪罟之實病有收奪説互
換叶韻之法也
三章乃言蟊賊罪罟之病原言婦有哲智者覆人國
婦有美色者為鴟梟婦有長舌者為厲階三者既備
故亂不自天生自婦人而長舌為尤甚故多言而非

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